

黑夜与白天

NIGHT AND DAY

〔英〕维吉尼亚·吴尔夫著



黑夜与白天

[英]维吉尼亚·吴尔夫著

唐在龙 尹建新译

张 若 衡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Virginia Woolf
Night and Day

本书根据英国 Granda 出版公司1978版译出

黑夜与白天

〔英〕维吉尼亚·吴尔夫 著

唐在龙 尹建新 译

张若衡 校

责任编辑：震 蔚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70,000 印张：18.625 印数：1—11,600

统一书号：10109·1998 定价：2.25元

新书目：85—21

内 容 提 要

要了解西方现代文学，不可不读吴尔夫。《黑夜与白天》是出身文学世家的英国著名女作家吴尔夫的最佳作品之一。大诗人后裔凯瑟琳小姐与颇有文学才能的罗德尼匹配，名正言顺，门当户对。然而，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由人安排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将成为折磨人的桎梏。凯瑟琳、拉尔夫这一群年轻人在深深地思考，艰难地探索，奋力地追求着爱情的真谛。吴尔夫以高度的敏感，辨尝、体验每个人独有的生活经验与感受，深刻表现了人物的思想和感情的活动。她笔下的人物，有时似乎笼罩在一片透明的灵光之中，有时则又仿佛飘游在暮霭浓重的大海之上。她的作品可以尽情享受一种飘逸、自然的意识流韵味。

1

十月里的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凯瑟琳·希尔贝里与其他许多和她同阶层的年轻小姐一样，正在给客人们倒茶。她似乎只将五分之一的心思用在倒茶上，其他的心思却越过了横隔在星期一早上与眼下这充满压抑感的时刻之间的时间障碍，她在遐想着白天里自己通常愿做的事情。她现在虽然没有说话，但对这样一个司空见惯的场面，显然能够驾轻就熟。她想让茶会象过去几百次那样，自然而然地进行，而她却可把绝大部分心思用在别处。一眼就可以看出，希尔贝里夫人善于把为老年贵宾举行的茶会办成功，她在这方面很有天赋，如果倒茶涂牛油面包之类的琐碎事儿都有人代劳的话，她几乎就用不着女儿插手帮忙了。

为数不多的客人在茶桌周围就坐还不到二十分钟，就都已满脸高兴，高声谈笑着。这种活跃的气氛确实说明女主人值得赞扬。凯瑟琳不禁想到：这时如果有人打开房门，他准会认为这些人是在自己在这里尽情欢乐，而且还会说：“我可

进了个极乐园！”因此，她忍不住笑起来，并且也说了一些助兴的话使得茶会更加热闹，这似乎只是为了维持“极乐园”的声誉，因为她自己并不感到兴奋。使她觉得十分有趣的是，正当这时，房门猛然被推开，一个年青小伙子走了进来。她在跟他握手时，在自己心里这样问他：“喂，你认为我们玩得很痛快吗？”然而，她说出来的话却是：“妈妈，这位是丹厄姆先生。”因为她见母亲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丹厄姆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更增添了当一个陌生人闯进一间坐满举止自如、高谈阔论的客人的客厅时所感到的尴尬。同时，他觉得好象身后有无数扇衬着软垫的门把他与外面的街道隔绝了。宽敞而又坐客不多的客厅里轻烟缭绕，在放着蜡烛的茶桌上呈现的是银白色，而在火炉前则成了红色。此时，公共汽车、出租马车仍然在他头脑里奔驰，身体似乎仍在街上的行人和车辆中快步穿行。他觉得眼前的客厅是那样的遥远和宁静。在蓝色烟雾的衬托下，相隔而坐的老人们，个个面色柔和，脸上还显出一圈红晕。

丹厄姆先生刚进来时，著名小说家福特斯科正在说话，一句长长的话正讲到半中间。这时他只得暂停一下，等新来的客人坐下。希尔贝里夫人连忙探过身去，灵巧地接着小说家的话头说：

“唉，丹厄姆先生，假如你和一个工程师结了婚，而且不得不在曼彻斯特定居下来，你会怎么办呢？”

“她肯定能学波斯语呀，”一个干瘦的老绅士插话说，

“难道曼彻斯特连个能教她波斯语的退休教师或文人都没有吗？”

“我有个表妹嫁到曼彻斯特去了，”凯瑟琳解释说。丹厄姆只咕哝了两句，确实，人家也只需要他这样。接着，小说家继续说他那句被打断了的话。丹厄姆先生暗自狠狠诅咒自己不该抛弃那充满自由的街道，来到这坐满老于世故的贵人的客厅。别的不快不说，他在这儿是显不出他的长处的。他四下扫了一眼，发现在座的除凯瑟琳之外，都是四十开外的人。唯一使他感到慰藉的是，福特斯科先生是个相当有名的人，今天遇见了他，日后回想起来，也会感到十分荣幸。

“您去过曼彻斯特吗？”他问凯瑟琳。

“从没去过。”她回答说。

“那您为什么反对去那儿呢？”

凯瑟琳在搅拌着自己杯里的茶，丹厄姆以为她心里在想着给别人加茶，但实际上她却在想着如何使这位陌生的年轻人跟其他客人合得来。她注意到，他正在使劲地握着茶杯，那薄薄的瓷器真有被捏凹的危险。她还发现，他神情有点不安，瘦削的脸颊微显红润，看得出是一路上风吹的，头发呢，也略为蓬乱；就这个模样儿参加这样的茶会，有些局促不安，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参加这样的茶会，只是因为好奇或者由于她父亲的邀请才来的。——不管怎样，看来是很难使他与其他客人话语相投的。于是，她随便回答说：

“因为在曼彻斯特连个交谈的人也没有。”

福特斯科先生已经观察她好一会儿了（这是小说家的天性），听了这话，他脸上现出了微笑。他以此为话题，又发了一通议论。

“凯瑟琳小姐的话虽说有点儿夸张，但却说到了点子上。”然后，他背往椅子上一靠，晦暗、多思的眼光盯着天花板，两手的手指相互顶着，开始描绘起曼彻斯特来：曼彻斯特市的街道令人生畏；市外荒野空旷寂寥；那姑娘将要居住的房子又简陋又矮小。然后他谈到那些倾心于英国新一代剧作家玄乎难懂的作品的教授们和可怜的青年学生们，他们会去拜访她。渐渐地，她的容貌就会逐步变化；接着，她就会逃回伦敦，由凯瑟琳领着上街逛马路，就象一条用皮带拴着的心情急切的狗，被人牵着经过一家家喧闹的肉店。

“啊，福特斯科先生，”希尔贝里夫人等他说完就大叫着说，“我最近还写信说，我多么忌妒她呀！我想念着那些大花园，那些戴着露指手套剪烛花的可亲的老太太，她们只爱看《旁观者》杂志，其他什么也不愿看。这一切都消失了吗？我还告诉她，在那儿，她会发现伦敦的好东西，却不会见到象伦敦这样可怕的使人心情沮丧的街道。”

“那儿有一所大学呢。”刚才坚持说曼彻斯特有人懂波斯语的瘦个子绅士说。

“我知道那儿有荒野，是前几天在一本书中读到的，”凯瑟琳说。

“本人对家小的无知，感到既非常惭愧又十分惊愕，”希尔贝里先生说。他已上了年纪，一双红褐色的椭圆形眼

睛，就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算得上是炯炯有神的，因而，抵消了面部的一些龙钟老态。他不停地玩弄着表链上一颗小小的绿宝石，从而把修长而敏感的手指露了出来。他有个习惯，头爱快速地左右摇晃，而庞大又颇为肥胖的身躯则一动不动，似乎在为自己不断提供娱乐和思考的材料，而又尽可能少消耗体力。别人也许会这样想：他雄心勃勃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或者是他已实现了自己所能实现的雄心壮志，现在则将他的相当敏锐的目光和脑力用于观察与思考，不再汲汲于任何个人成就了。

福特斯科先生又开始他那辞藻华丽的演说了。丹厄姆借此机会把凯瑟琳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发现她既有点象父亲又有点象母亲，她父母的特征竟在她身上奇妙地渗合起来了。她动作快，带冲动性，两片嘴唇时常张开，象要说话的样子，然后又闭上。这一点象她母亲。她的眼睛却是父亲的遗传，椭圆形，乌黑明亮，但明亮之后是一层忧郁的阴影，或者，因为她这么年青，不会悲观，我们可以说，那不是忧郁，而是沉思与克己精神的表现。从她的头发、肤色以及五官和脸型来看，即使算不得十分美丽，也是相貌很出众的。冷静与果断她同时具备，这表明她有鲜明的个性，凭这一点，就很难期望一个和她不太熟的年青人见了她会感到自在。另外，她个子挺拔，衣服颜色朴素，饰有蛋黄色的花边，花边上镶着一颗古老的宝石，闪着红光。丹厄姆觉察到，她虽在沉思，却仍能充分地掌握眼前的情况，能及时对她母亲的召唤作出反应。但也看得出，她只用几分心思应付

当前现实，心灵深处在想别的事情。他突出地感觉到，她在茶会上这些老人面前也并非自由自在，所以他认为她也不总是那么使他反感。

关于曼彻斯特，要说的都说了。话题转开了。

“那是‘特拉法加之战’^①呢，还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凯瑟琳？”她母亲问道。

“是特拉法加之战，妈妈。”

“对对，当然是特拉法加之战，瞧我多傻气！给客人换杯茶，每人杯里放一片薄柠檬。唉，亲爱的福特斯科先生，我有个很荒唐的小疑难，请您帮忙解一解。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相信那些长着罗马鼻子的绅士，就是在公共汽车上也是如此。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时希尔贝里先生插了进来，和丹厄姆谈话。他先对律师职业发表了些很有见地的议论，然后谈了些他一生中所经历过的社会变迁。确实，丹厄姆应该同他交谈交谈，因为丹厄姆曾经写了篇关于某个法律问题的文章，在希尔贝里先生的《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从此他俩就相识了。可是，没过一会儿，来了一位叫萨顿·贝利夫人的客人，希尔贝里先生转过身跟她说话去了。丹厄姆先生发现自己默默地坐在凯瑟琳身旁，有些可说的话也不想说。凯瑟琳也跟他一样一言不发。由于他俩年龄相仿，都不到三十岁，互相之间很受拘

① 特拉法加位于西班牙西南部海岸线上，在直布罗陀海峡之西端。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英国海军舰队在纳尔逊大将（1758—1805）的指挥下，在这里击败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

束，许许多多容易引起交谈的方便词语，他们都不敢使用。凯瑟琳呢，本来可以寒暄几句，表现女性通常具有的亲切和客气，可是从他那笔挺而又坚定的姿态中，她发现他对她的环境怀有某种敌意，因此也故意不跟他交谈，不帮他减轻局促。丹厄姆本想说几句意外的激动人心的话，使她活跃起来，但他克制了。他俩就这样默默地呆坐着。可是，希尔贝里夫人对沉默十分敏感。客厅里哪个角落不出声了，她能象从一段响亮的音阶中听出一个哑音一样，立即觉察出来。每当这时，她常常会做出一副惊疑而又超然的样子，使她说出来的话，就象在阳光下飘来飘去的花蝴蝶似的。这时她上身探过桌面，说：“丹厄姆先生，你可知道，看见你，就使我马上想起了亲爱的罗斯金^①先生……凯瑟琳，你看是他的领带，还是他的头发？还是他坐在椅子上的那种姿势？丹厄姆先生，请告诉我，你是罗斯金的崇拜者吗？前不久有个人跟我说，‘哦，不，希尔贝里夫人，我们可没读过罗斯金的作品。’你呢？你读些什么？你总不能整天坐飞机上天，或打洞往地下钻吧。”

她和善地望着丹厄姆，后者张了张口，没有发出声来，她又把眼光转向凯瑟琳，她微笑了一下，但也没吭声。于是希尔贝里夫人仿佛灵机一动，喊叫道：

“凯瑟琳，丹厄姆先生一定想看看我们的家珍。他一定不象那个可怕的青年庞廷先生，那个人说：我们的职责就是

^① 罗斯金（1819—1900）为英国散文家、批评家及社会改革家。

只管现在，不管过去。可是什么是‘现在’呢？它有一半已经过去，而且是较好的那一半已经过去了。”她转身向着福特斯科先生补充说道。

丹厄姆站起身，有点想走，心想，要看的都看了，还有什么可看的呢？但凯瑟琳同时站了起来说：“你也许喜欢看画像吧。”说罢，就领着他穿过客厅进了隔壁一间小一点的房间。

它有点儿象大教堂里的小礼拜堂，又有几分象大洞穴里的小洞穴，因为远处传来的机动车声，使人联想起河水柔和的波涛。房里有几面椭圆镜，银光闪闪，象星光下微波粼粼的深潭。不过小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古色古香的文物，把它比作教堂只怕更适当些。

凯瑟琳一盏一盏地开着灯。随着灯光的照射，文物一件一件地映入丹厄姆的眼帘：一堆叠成正方形，红皮上印有金线条的精装书，一件十分显眼的蓝白长裙装在玻璃盒中，还有一张红木写字台，上面有条不紊地摆着各种文具和其他用品。在写字台的上方，挂着一副正方形画像，这里特意多设了几盏灯。凯瑟琳把这儿的灯打开，向后退了一步，仿佛说了声，“瞧！”丹厄姆发现大诗人理查德·阿拉迪斯的两眼俯视着自己。他不由得肃然起敬，若是头上戴了礼帽，准会脱帽致敬。透过画面上柔和的粉红色和黄色颜料，诗人以圣洁友爱的眼光凝视着他以及整个世界。由于油画严重褪色，除了诗人那对漂亮、黑黑的大眼睛，其他部位都模糊不清了。

凯瑟琳仿佛在等他把房里的东西都仔细瞧瞧。然后她说：“这是他的写字台。这是他曾用过的笔。”她把一支鹅毛笔拿起来，又放下。写字台上麻麻点点溅满了昔日的墨水；鹅毛笔由于长期使用，笔尖也钝了，毛也松散了；还有一副特大号金边眼镜，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写字台下，摆着一双又大又长的旧拖鞋。凯瑟琳顺手拾起一只说：“我想呀，我外公的身材至少有现在的两个人那么大。”她接着象背诵似地说：“这是《冬颂》的原稿。他早期的诗比后来的诗修改的地方要少得多。你想瞧瞧吗？”

丹厄姆先生翻阅起《冬颂》的原稿来。凯瑟琳抬头仰望着她外祖父。象往常一样，她又堕入了幸福的幻境：她好象也加入了历史上那些伟人的行列，至少是一名属于那些伟人的世系的人，因此平淡无奇的“现在”就变得黯然失色了。肯定地说，对于星期天傍晚的委琐小事，油画上那幽灵般的巨头压根就没注意到，对于她和这位青年的谈话也不予理会，因为他们只是两个小人物。

“这是诗集第一版的一个本子，”她继续说，没有注意到丹厄姆先生仍然在专心致志地看那本手稿。“里面有几首诗，第一次出版后没有重印过；另外，里面还有几处他修改过的地方。”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又接着说了下去，好象连中间的停顿也是早就计算好了的。

“那位穿蓝色服装的老太太，是我的外曾祖母米林顿夫人。这是我舅舅的拐棍，他是理查德·沃伯顿爵士，与哈夫

洛克一道解过勒克脑的围^①。嗯……，我想想——哦，那是第一代阿拉迪斯和他的夫人一六九七年的画像，他和他的妻子是我们家的创业人。这个碗，是前不久一个人送给我们的，因为上面印有阿拉迪斯家族的纹章和姓氏的首写字母，可能是他们银婚日那天人家赠送给他们作纪念的。”

说到这儿，她收住了话头。她觉得有点奇怪，丹厄姆先生为何一声不吭。开始，她认为他对自己有反感，这种看法，本来在她介绍家庭遗物时已暂时消失，现在又强烈地回到她脑海中。她不由得中途停止逐项介绍，而打量起他来。母亲刚才将他与已故伟人扯到一起，把他与罗斯金先生相比，是从尊重他起见。这种比拟现在仍留在凯瑟琳的脑海里。因而，她以格外挑剔的眼光来审视他。这对于他当然是不公平的。她见过罗斯金先生的头像，头像是在他面部最富表情时绘下的。两眼总是从镜框中向外凝视着，这就是她对罗斯金的全部印象。罗斯金与眼前这个身着燕尾服来访的年青人，当然不一样。他的面孔比较特殊，灵敏而又坚定，但不象是个喜欢深入思考的人。额头宽阔，鼻子长而大；上下两唇修刮得干干净净，更显出一副倔强、敏感的样子；两颊瘦削，带着血气方刚的红色；一双眼睛，具有一般的男性那种不大在乎和以权威自居的目光，但在适当场合，可能会流露出较为微妙的情感，因为这双眼睛又大又呈清亮的棕色——

① 哈夫洛克（1795—1857）是英国将军。勒克脑为印度联合省之首府。在印度人民起义反抗英国侵略期间（1857—1858），哈夫洛克曾率兵解过勒克脑的围。

它们似乎是在犹豫、沉思。但凯瑟琳只是在一边打量着他，一边在设想：假如给他配上络腮胡子，他是否会更接近她的已去世的英雄人物的样子呢？她发现，他那不丰满的身材和瘦削然而健康的面颊隐藏着一种倔强而又具有芒刺的性格。她还注意到，他放下手稿说话时，声音有点儿抖。

“希尔贝里小姐，您一定为自己的家世感到非常自豪。”

“是的，不错。”凯瑟琳接着又补充说，“您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不好？怎么会不好呢？不过，这样领着客人看自己家里的东西，准使您感到厌烦吧。”他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说。

“只要客人喜欢这些东西，我就没这个感觉。”

“要做到不愧对您的祖先，不是很难吗？”他接着问道。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也去写诗，”她回答道。

“对。我也会讨厌这样做。我不能一切都由我祖父剪裁。不过，”丹厄姆带着讽刺性的眼光环视了一眼，“也不只是祖父一人。您一切都由别人剪裁。我想，您家是英格兰最显赫的贵族之一，其他的还有沃伯顿家族和曼宁家族。您家还与奥托韦家有亲属关系，对吗？”他最后又加一句，“我从一本杂志上了解到的。”

“奥托韦家是我的堂兄妹，”凯瑟琳回答说。

“这就对啦！”丹厄姆以一种下结论的腔调说，似乎他

的观点已得到了证实。

“什么对啦不对啦？”凯瑟琳说，“我看不出你证明了什么事情。”

丹厄姆故意挑逗性地微笑起来。他本想在她心目中留下好的印象。但看来是不行了，如今能够使这位毫不在意、目空一切的女主人发脾气他也就感到高兴和满意了。

他手里捧着那本珍贵的诗集，没有打开，静静地坐着。凯瑟琳望着他，随着火气的消失，两眼渐渐流露出忧郁和冥思的表情，似乎在思考着很多事情，竟忘了主人的职责。

“对啦！”他又说，突然打开手中的小诗册，好象把想说的和能够说得合乎体统的话都说完了。他十分果断地一页一页地翻阅着，似乎要对整个册子进行评判，不但评诗，连印刷、纸张和装订都不放过。在对它质量的好坏作出了评价之后，他把它放在写字台上，然后眼光盯在那位军人曾用过的那根金把藤手杖上。

“可是，难道你不为你的家族感到自豪吗？”凯瑟琳以质问的口气说。

“一点也不。”丹厄姆说，“我们家所做的事情没有一样值得自豪——除非您把能够付清欠帐也看作是自豪的事。”

“这太没味了。”凯瑟琳说。

“您会发现我们没味得吓人。”丹厄姆以赞同的口气说。

“不错，我也许会觉得你们没味，但我想，我总不会发

现你们是荒唐可笑的人。”听凯瑟琳的口气，仿佛丹厄姆真的攻击了她家是荒唐可笑的。

“怎么会呢？我们一点儿也不荒唐可笑。我们多少还属于体面的中产阶级，寒舍嘛，就在海格特。”

“我们虽不住在什么海格特，但也属于中产阶级。”

丹厄姆只是笑了笑。他把藤手杖放回架子上，然后把一把长剑从华丽的鞘壳中抽了出来。

“我家里的人都说，那是克莱夫的剑。”凯瑟琳不由自主地又尽起了主人的职责。

“不会是哄人的吧？”丹厄姆问道。

“这只不过是家庭传说，现在也没办法考证了。”

“您看，我们家就没有什么家庭传说之类的东西，”丹厄姆说。

“你说话真没味。”凯瑟琳又一次这么说。

“只不过是中产阶级嘛。”丹厄姆反唇相讥说。

“你们付你们的帐，说你们的真话，有什么理由要鄙视我们呢？”

丹厄姆小心翼翼地把那柄希尔贝里家传说是属于克莱夫的长剑插回了鞘内。

“我刚才的意思只是，我不想成为您这样的人。”他说，那口气仿佛是要使他的话尽可能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

“这是哪来的话呢？一个人永远也不愿成为另一个人。”

“我倒想试试。我想成为许多种其他的人。”